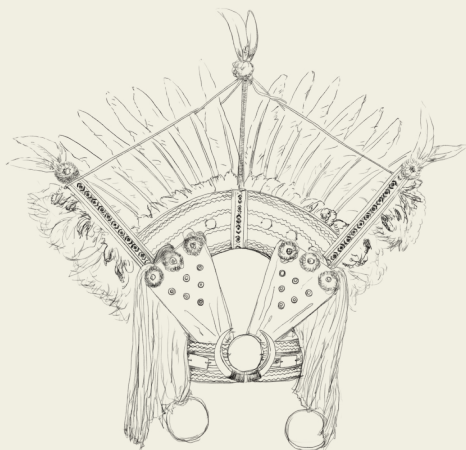




榮光 以及恢復過去的榮光 山下部落廚房



這是阿美族中最大的一支部落，長期活躍奔馳於奇萊平原。

同時這也是個外界一致公認個性非常之剽悍的族群，不僅對其他阿美族有著競爭威脅，同時也是太魯閣族的長年宿敵。

這是奇萊平原上最強悍的一群人 --- 這是七腳川社。



不被認為是阿美族的阿美族人

「我們族群個性的確是比較剽悍的！」壽農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、也是首位以族人觀點來撰寫碩士論文的 Halo Rengos 形容，七腳川社雖是屬於阿美族的其中一支，但由於長年於山中居住，比其他部落晚下山，再加上連年與太魯閣族對抗，因此養成了對內團結、對外剽悍的個性。

「不過我們真的與其他阿美族，有著很多不一樣的地方！」他說道，光在語言部分，就與北部阿美有著高達 50% 的單字是不同的；除此之外，一般阿美族都有的 8 個年齡階級，而七腳川社卻只有 7 個階級。

「這是有原因的，因為我們其中一個階級在 1900 年左右的一場豐年祭的長距離賽跑中，全部都被太魯閣族滅首了，非常不吉祥的緣故，從此便只剩 7 個年齡階級了。」他指出，不過很弔詭的是，七腳川社雖然與太魯閣族長年不睦、恩怨難了，但也因為居住得近而產生了相互影響，「我們早期有著紋面、甚至搶婚的文化習慣，都是受到了太魯閣族的影響。」



像這樣一個個性既剽悍、文化上又跟太魯閣族有點牽連的族群，也難怪其他阿美族沒那麼容易接受了，「在我們剛下山那時，甚至還有一些阿美族部落不認同我們是阿美族呢！」

有著城邦概念的部落

七腳川社的每個年齡階級在入級之前，都必須在部落周遭種上一圈刺竹，長年層層種植下來，形成了一道對外堅強的天然防線。而在此防線之內，族人則建有著東、西、南、北門。

東門是為主要的對外出入口，不論是交流或交易都是通過這道門，還建有著一座瞭望台；西門是族人取水的出入口；南門為外出耕種時的門戶；而北門則是一道隱藏在刺竹底下的暗流，通過的時候需要潛水，是個只有族人才知道的秘密出入口。



城牆之內，每個家戶都有固定的耕種地，規劃完善，足以支撐整個部落食用，即使遭到外力圍攻也能自給自足。不管是對內還是對外，整個部落都相當的有規劃，「我認為，一個完整的城邦概念，早就在七腳川社內成形了。」



1 圖 1：日據時代花蓮阿美族部落合影

2 圖 2：七腳川社的宿敵太魯閣族人，充滿了剽悍神情

（照片均為葉柏強提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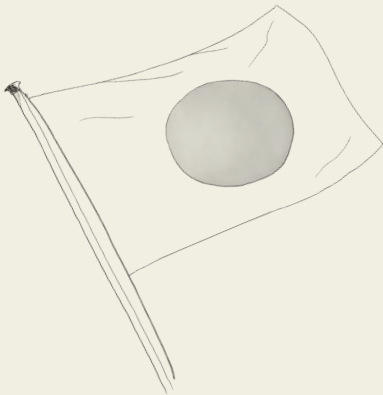
與統治當局友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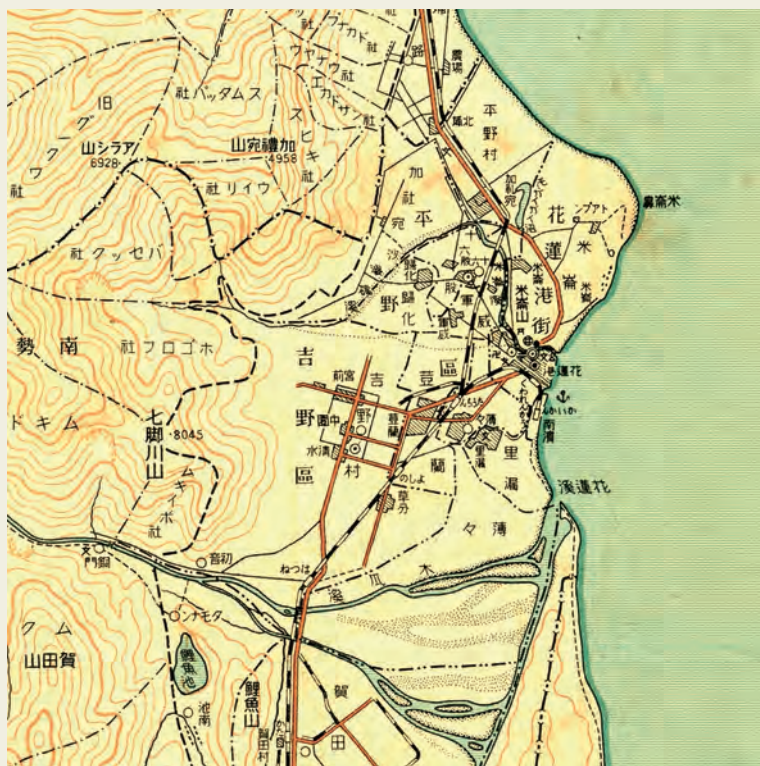
根據 1900 年日本人的記載，七腳川社當時共有 360 戶、1600 多人，是人口最壯盛的阿美族部落。而在這其中，有 4 個年齡階層保有著堅強的戰鬥能力，一旦對外發生衝突，幾乎都是一整個階層出來掃蕩，因此不只太魯閣族對七腳川社心存憚忌，就連周遭的阿美族部落也不敢輕易招惹。

這樣一個實力堅強的部落，絕對是統治當局會注意到的，而七腳川社長期以來，也一直與統治者保持著良好關係。

舉例來說，清朝時期為了平番所發生的加禮宛事件，七腳川社族人不僅在旁邊為清軍搖旗吶喊，還將逃出來的撒奇萊雅族人給抓住，來跟清軍交換武器；而到了日據時代，日本人則是看上了七腳川社的剽悍個性，提供他們武器彈藥的來壓制太魯閣族。

「這種跟統治當局友好的態度，其實也是一種生存智慧啦！」Halo 露出了一絲尷尬的微笑說道，日本人當初也是對七腳川社的確是另眼相待，不過若以後續的發展看來，這種特別看重，實際上是沒懷什麼好心眼的。





- 1 圖 1：日據時代日人所繪製的花蓮港廳管內圖
- 2 圖 2：日本人對原住民的統治，有部分是加以嚴加管控，有部分則是給予一些甜頭

(照片均為葉柏強提供)



從友好轉變成衝突

為了防範太魯閣族，日本人設置了許多的隘勇線，並且徵招了各族人來擔任隘勇夫，其中又以七腳川社的人徵招的人數最多，幾乎所有男丁都變成了隘勇夫的去幫日本人防守太魯閣族了，「這樣其實是直接削減了我們部落的生產力。」

除了派用多數男丁之外，日本人同時也會給部落一些甜頭，將鐵器、武器賣給族人，「這種方式讓族人逐漸變得必須依賴日本，根本就是他們所設下的一個陷阱！」他指出，七腳川社的人數眾多、實力又強，這讓日本人在攏絡之餘也同時加以控制，慢慢於無形中削弱部落的實力及文化凝聚，如此才更易加以掌控。

於是，七腳川社原本僥勇善戰的 4 個階級勇士全不見了，全被派到隘勇線去防守太魯閣族了。



- 1 | 2 圖 1：日本人帶了山砲來圍攻七腳川社，結果是部落被燒燬佔領、族人死傷之餘四處流散（葉柏強提供）（本照片僅為示意圖，而非事件照片）

圖 2：日本人在美崙山進行的軍事操練（葉柏強提供）



而這些守線的隘勇呢？卻面臨到工作繁重、薪資微薄還動不動就被扣款的情況，不滿的族人認為受到嚴重剝削，便群起反抗日本人。反抗過程中，一名日本警察死亡，日本人便從花蓮港調度更多警察過來。

再度衝突中，又有日本軍官及士兵喪生，日本人盛怒之下，後來甚至還帶了山砲來圍攻七腳川社，結果是部落被燒燬佔領、族人死傷之餘四處流散，剩下的人只能想辦法逃到山中躲藏，後果慘烈，史稱「七腳川事件」。

逃難的山中歲月

山中躲藏的歲月很是難挨，難以獲取蛋白質類的食物，只能依靠山蘇、樹薯、筆筒樹心、山棕心、月桃心…等植物維生，而且為了不引起注意，還只能在晚上偷偷生火，把石頭燒紅了，丟到剖半的竹子容器內來煮食。





那麼可以吃得到鹽嗎？「族人很聰明，他們會利用一種叫做羅氏鹽膚木的植物，它的果皮含有鹽份，可用來替代使用。」Halo 說道，當時躲藏的族人還會設法在山上種些地瓜，等到收成時再拿到山下去換鹽巴。不過下山很是危險，必須繞過一大段的隘勇線，大老遠的跑到光復大巴壟去換、去偷、或去搶的把鹽及食物給拿回來，所以才有辦法撐了將近 3 年之久。

忍氣吞聲過日子



「對七腳川社而言，這是一段屈辱的過去，我們老人家幾乎是絕口不提的！」他形容，族中耆老對於部落過去光榮的歷史都會大聲的講述，但只要一提到七腳川事件，多半則心情鬱卒，沒人願意提起，「事件造成了整個部落瓦解，這是七腳川社極大的挫敗！」

躲在山中的族人撐到最後，等到所有食物都消耗殆盡才下山去，接受日本人的招撫。日本人這時候老實不客氣的露出本意了，他們將族人分批地分配到幾個不同的地區居住、有的人特別受到日本人的託管監視、還有一批則是被送到台東去開墾了，所有的人都在只能在異地忍氣吞聲的過日子。

這同時也意味著族人生活的巨大轉變，自此之後，每個人的戶籍都被登記，出個門也要向當地警察局報備；工作被限制，同時也只能替日本人工作，誰不聽話誰就要倒大楣。

- 1 圖 1：日本人於七腳川事件中的佔領地之一：木瓜溪河岸
- 2 圖 2：七腳川事件發生後，日人加強了隘勇線的興建，並在七腳川社設立監督所，此張照片即為在七腳川社所設立的監督所
- 3 圖 3：原住民開始種稻是深受日本人的影響

（照片均為葉柏強提供）





七腳川事件紀念碑



族人的恥辱 花蓮的建設

沒錯，七腳川事件之後，部落是分崩離析了，族人深引為恥；但若是換另一個角度來看，七腳川事件卻對台灣東部的開發史，出現了決定性的長遠影響。

事件發生後，七腳川社原有的居住地全被日本人給強制徵收，並建立了「吉野移民村」。這是日治時期全台第一個官營的日本移民村，各種灌溉水圳、街道、醫療院所、學校的設置，奠定了現代花蓮的開拓與發展。

除此之外，七腳川事件也改變了日本人對台的策略，他們開始重視花蓮，把花蓮港廳從台東廳中獨立出來，是花蓮成為獨立行政區域的開始，同時也開啟了台灣東部的鐵路建設，對花蓮後來的發展深具意義。

因此即使是紀念事件的七腳川紀念碑的碑文上，也不免下了「七腳川事件的發生，促成日本第一次在台灣實施的官營移民事業，也把吉野村推上全台灣第一個官營移民村的歷史地位，與花蓮開發史密不可分。」這樣的註解。

強悍難擋的部落不見了



只是無論如何啊，這段歷史對七腳川社的後代族人仍是一段深具恥辱的記憶，並認為日本人原本就有預謀的要對付七腳川社來取得土地，「我認為即使當初沒發生七腳川事件，日本人依然會找其他藉口來發生戰鬥，以達到他們的目的。」Halo 如此認為。

而部落老人家之所以完全不願意回想這段歷史，除了部落瓦解之外，他們認為，七腳川社原有的文化習慣被限制、甚至被削弱，這點同樣讓人非常耿耿於懷。「事件之後，我們傳統的

軍事訓練消失了、年齡階級、豐年祭也都不見了。」Halo 說道，「就連農耕祭儀也都改變了，全部都變成改種水稻，因而接下來連飲食習慣也全都變了！」

七腳川事件的後續，的確讓花蓮地區出現了轉變性的重大發展；但與此相反的，七腳川社卻是從日常生活到傳統文化，全都被重重地削弱，這個於奇萊平原風光了 400 多年，強悍難擋的領導型部落也就這樣消失了。

那種果實酸澀的柿子

被迫分居各處的七腳川社後裔，一直等到日據時代末期，日本人的看管沒那麼嚴格了，流散的族人才逐步地聚集到幾個地區，包括了太昌、南華、池南、光榮、壽豐、平和、溪口等 7 處，族群慢慢的才又凝聚在一起。



到目前為止，位於壽豐的族人，是目前七腳川社後裔最為集中之處，而山下部落 (Ci Alupalan) 便是其中一個。

為甚麼會取名叫 Ci Alupalan 呢？原來這個地方長了很多的原生種柿子，就叫 Alupalan，這是一種個頭小、同時又酸澀不入口，即使熟透了掉下來還是極澀的果實，連猴子都不會去吃。



- 2 圖 1: Alupalan 是種個頭小、同時又酸澀不入口極澀的果實（壽農社區發展協會提供）
- 1 圖 2: 柿染必須重複上色 3 次，還要放在太陽底下曬上幾天，才能顯現出明顯的顏色來



不過這種人們一般不會拿來食用的果實，後來卻在七腳川後裔想辦法恢復過去傳統中，扮演了一個特別的角色。

「我們的老人家說，過去族人會自己染布的，只是在逃亡過程中被遺忘了，所以我們就設法將 Alupalan 做成染液，讓來社區參訪的遊客進行 DIY。」壽豐鄉壽農社區發展協會企劃何欣蓉表示，這種染液只有山下部落有，而且由於是純天然、沒添加化學原料，因此在 DIY 時必須重複上色 3 次，還要放在太陽底下曬上幾天，才能顯現出明顯的顏色來。

「過程是有那麼一點麻煩，但這樣卻很能展現我們部落過去傳統的生活方式。」同時她強調，「做這個，主要也是因為我們與土地的關係密切。」過去族人與土地的關係深厚，每天都與大地對話，因此這種最後可回歸大地的染液，最能展現過去部落的文化與生活。



剽悍的祖先 豪氣的子孫

除了獨特的柿染之外，部落在進行的各項事物當中，也是儘可能的接近傳統。以他們之前遭到祝融的集會所 (Taluán) 為例，部落在重建時也選擇採用了最原始的方式，他們採集白茅曬乾，並利用竹子壓住茅草，再以削成薄片的藤條繫綁，固定在屋頂，是最接近部落早期的工法。

「問我們為什麼很多事都要採用這種比較傳統、比較繁複的方式嗎？這是因為我們想要恢復自己傳統的文化習慣。」Halo 表示，這個方向除了要讓族人尋回認同之外，更想向外界證明「七腳川社的族人仍然是存在的！」

「大家都以為七腳川社被滅社了，但其實並非如此。」他說道，目前部落後裔雖然散落居住在 7 個不同的地區，但這 7 個地區卻不脫過去部落耕作、打獵的範圍，因此可算是七腳川社的傳統領域之內，而且範圍比以前還要更大了。

- 1 | 圖 1：採集白茅曬乾，用竹子壓住茅草，再以削成薄片的藤條繫綁，
2 | 固定在屋頂，是最接近部落早期的工法
- 3 | 圖 2：回歸傳統能讓族人與過去的光榮產生連結
- 圖 3：參加部落小旅行的夥伴學著自行摘採野菜

「所以我們真正想要做的，是逐步的恢復各項傳統，並向外界證實『七腳川社依然存在，並沒有被日本人給擊敗！』」Halo 充滿豪氣的表示。

這種豪氣其實來自他們祖先的血統、以及骨子裡的驕傲感，七腳川社過去的榮光歲月並沒有真的消失，只是一直沉潛在他們後代子孫的血液當中，時間到了，就會浮現。

因為當初既然有剽悍的祖先，如今便會有豪氣的子孫，而那些屬於七腳川社光榮的歲月啊，一切並沒有遠去。■

